





夢溪筆談

卷八之十七





夢溪筆談卷第八

象數二

沈括存中



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無義理至於言數亦多差舛如所謂律數者八十一為宮五十四為徵七十二為商四十八為羽六十四為角此止是黃鍾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以此為律數如五十四在黃鍾則為徵在夾鍾則為



內在中呂則為商兼律有多寡之數有實積之數有短長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夾鍾長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中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鍾長五寸七分四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

寸七分八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餘分下分數目凡七字皆

當作十字誤屈其中畫耳

黃鍾當作八寸十分一太簇當

作七寸十分二姑洗當作六寸十分四分林鍾當作五寸十分四分南呂當作四寸十分八凡言七分者皆是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無



心也則憑物之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鑿  
瓦皆取其無心則不隨理而震此近乎無  
心也

呂才爲卜宅祿命卜墓之說皆以術爲無驗術  
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故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  
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  
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  
之微難可以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

苟  
商本

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宮商此亦是也如  
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  
皆非也敬本從苟音亟從支今乃謂之苟與  
文五音安在哉此爲無義不待遠求而知  
也然旣謂之寓則苟以爲字皆寓也凡視  
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若以此爲妄則  
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爲非妄者能齊  
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



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  
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晷  
強爲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  
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  
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  
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  
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  
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

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  
別正員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  
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爲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爲宿  
前世測候多爲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  
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旣  
不當度自不當用爲宿次自是渾儀度距  
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  
爲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



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卽須以當度星  
爲宿唯虛宿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曆  
家取以爲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予嘗考古今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  
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  
其退必由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  
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  
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速以其徑  
絕故也曆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

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  
造曆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  
世脩曆多只增損舊曆而已未曾實考天  
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  
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  
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  
算日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  
曆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曆者惡  
朴之術過已羣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能



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曆五星步術  
但增損舊曆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  
朴之曆術今古未有爲群曆人所沮不能  
盡其藝惜哉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  
皆如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  
文院具有無謫見雲物祺祥及當夜星次  
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中門發後司  
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僞

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爲常  
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爲怪其日月  
五星行次皆只據小曆所算纏度臆奏不  
曾占候有司但備員安祿而已熙寧中予  
領太史嘗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  
弊復如故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  
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  
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



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爲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舊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夢溪筆談卷第八

夢溪筆談卷第九

人事一

沈括存中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於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



仕而歸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諤於所居營  
一舍榜為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諤稍積  
進用數年間為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檢正  
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官權任漸  
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遂  
終於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  
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襪拜於庭下懷德  
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審謂

沒宋本作設誤  
此據商本改

之曰舉人無沒堦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  
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  
待之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  
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  
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  
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為之常服仙茅  
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  
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驎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鼈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旣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翕然効之遂成風俗歐陽公

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弃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旣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力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



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  
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  
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  
賞擢為第一人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  
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  
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  
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為藹人莫不以公  
為知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聞人物多也張鄧公

宋本東城作城東  
此與商本同

為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  
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  
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  
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  
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  
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  
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  
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  
其言又文潞公為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司



筆談九  
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間潞公太博曾在  
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堦磨之投  
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  
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卽日擢  
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  
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  
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  
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

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  
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八謂  
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  
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  
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  
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  
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氏無  
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  
若將軍不釋建氏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



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爲之戢  
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  
官至卿相者相踵皆連氏之後也又李景  
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  
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獲人  
鱸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  
城累年矣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  
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具言  
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嶮素不設備卒

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  
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爲德一也何其報効  
之不同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  
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  
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  
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  
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勗於  
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



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

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



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卽着帽往見之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各令擇五品旣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妝服人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群妓執

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駭殆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



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卽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

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旣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



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  
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  
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  
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  
閑曠言詞清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  
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  
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  
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  
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

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閒  
話輒遂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  
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爲多繼而爲九老之  
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  
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於妙覺佛  
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  
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  
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



幾宋本作凡  
是此与商存同  
誤

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  
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劉幾年  
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巳年七十五太  
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  
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  
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  
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  
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鎔  
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  
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  
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  
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風興則飲一  
盃因各出數楹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  
倣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  
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  
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叙之甚詳然昔人



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  
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卽  
謂此也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  
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  
時船底踈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  
船底然後實已物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  
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弃所載不爾  
船重必難免副使蒼惶悉取船中之物以

重宋本作乘以興  
商本同  
弘治本作重

之海中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  
旣而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  
船底一無所失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  
器皆刻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  
宗微時常荷畚爲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  
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賤時  
一造上方器一爲宰相築第安敢自期身  
饗其用哉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二千  
人謂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  
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  
於著位之前舉人皆拜於禁圍之外蓋欲  
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  
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  
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爲一班  
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  
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爲

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  
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  
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  
減稅額方贄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  
法兩浙旣已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之法  
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  
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  
爲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



筆談九  
使有五子臯準覃鞏罕準之子珪爲宰相  
其他亦多顯者豈惠民之報歟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  
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  
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  
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蔘不可得時薛師  
政在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  
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

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蔘亦活到今日  
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  
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頹面公曰天  
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如葷腥居之甚安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  
鶴坐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  
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  
公頹然鼓琴不問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爲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知然予聞之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輟鼓可也爲其死而鼓之則不若不鼓之愈也猶邠原耕而得金擲之墻外不若管寧不視之愈也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

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郭進有材略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邢州城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旣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於東廡羣子之席於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



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  
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殿  
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  
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  
至今致仕尚康寧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  
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  
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

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  
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日敏中門下今日  
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  
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  
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  
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  
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  
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



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  
 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  
 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  
 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  
 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  
 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向文簡拜僕射年  
月未曾著於國史

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  
敏中加右僕射然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

二月王欽若  
加右僕射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

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  
 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  
 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  
 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  
 士大夫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  
 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  
 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  
 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  
 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



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  
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  
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  
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  
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  
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  
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  
四人皆罷忠穆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

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驪之  
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  
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  
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  
初起爲定帥驪至定治事畢瑋謂驪曰決  
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畱一日欲有  
所言驪旣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  
之畱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  
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當作



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  
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  
無以應卒驪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幸以  
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爲公言瑋在陝  
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於中  
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  
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  
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  
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

牙市當是互市之記

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欲  
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  
者圖形容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  
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  
勉之驪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  
元昊也皆如其言也

四人夏守贊驪陳執  
中張觀康定元年二  
月守贊加節度罷爲南院  
驪執中觀各守本官罷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  
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闥堰與潛劇



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解後爲一庵常卧其間名之曰捫虱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則爲邑川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

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唯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攜挽卒至顯位慶曆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爲黃蔡間都監以言事官坐謫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



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卽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板印施於人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

其母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一  
至孝復出從仕今爲司農少卿士人爲之傳者數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鄰舍翁甚貧有一女約與廷式爲婚後契濶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間訪鄰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



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  
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攜而後能行凡  
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  
有美行遂爲之濶略其後廷式管幹江州  
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  
爲文以美之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  
司於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  
襪自擁車以人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

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  
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  
如張景一書



沈括

溪筆談卷第十

人事二

沈括 存中

將堂侍郎為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  
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  
須責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  
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  
美在坐頗駭怪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  
知蔣曰不然審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

審商本作

令  
私治本作沈



命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  
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爲之延  
譽後卒爲名臣或云乃天章閣待制杜杞  
也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  
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  
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爲餘慶所發因其困  
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  
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廳事召醫博士杖

殺之然後歸卧未及席而死塋於橫山人  
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瘡者取墓土  
着床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盛文肅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  
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  
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  
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  
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爲一詩謝之  
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



刁宋本作刀此與  
商本同

卽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  
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  
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曰府公性多忤  
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元未曾發封又  
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  
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  
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  
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  
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

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以從事得一幕  
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  
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爲參政  
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詔候到任一  
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  
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  
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  
挾他術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



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嘗以鶴飛爲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唯不能碁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着棋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

### 教手滑諸公默然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黃霸之爲人上領之異日復進讞上顧知院官問曰前時姓龐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指揮中



書與在京差遣除三司檢法官俄擢三司判官慶曆中遂入相

夢溪筆談卷第十

夢溪筆談卷第十一

沈括存中

官政一

世稱陳恕爲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爲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人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尙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世傳算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者皆謂見錢為  
一說犀牙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深不然  
也此乃三分法其謂緣邊入納糧草其價  
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  
一分折茶爾後又有折鹽為四分法更改  
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舊  
案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為一說便糴為  
一說直便為一說其謂之博糴者極邊糧  
草歲入必欲足常額每歲自三司拋數下

庫務先卦椿見錢緊便錢緊茶鈔

緊便錢謂水路

商旅所便處緊茶鈔謂上三山場權務

然後召人人中便糴

者次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糧草乃詣京師

算請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

慢便錢謂直路貨易非便

處慢茶鈔謂下三山場權務

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緣邊

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糴數足

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競趨爭先

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充足不為諸郡分

裂糧草之價不能翔踊諸路稅課亦皆足



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講求會左遷  
不果建議

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  
連城緊密如石斲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  
但馬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  
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爲馬面密則城不  
須太厚人力亦難攻也予曾親見攻城若  
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  
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

改宋本作兼此從  
高本則改弘治本兼

敵人不能到城下乃爲良法今邊城雖厚  
而馬面極短且踈若敵人可到城下則城  
雖厚終爲危道其間更多利其角謂之團  
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  
護城脚但使敵人見備處多則自不可存  
立赫連之城深可爲法也

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卽日知之人  
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於東南  
每歲發運司和糴米於郡縣未知價之高



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  
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  
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晏法  
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  
糴粟數高下各爲五等具籍於主者今屬發運  
司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卽時廩收但第一  
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第一數第二  
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則糴第一數乃卽  
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

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  
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  
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  
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卽日知價信皆  
有術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  
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爲日課自置編校局  
只得以朱圍之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五代方鎮割據都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因初



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或有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欽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匹欽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糶補之後人徃徃疑福欽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夏秋汭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各件煩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爲便若沒其舊

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爲刑曹所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卽時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財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財產乃子



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  
事略同一失於生者一失於死者

深州舊治靖安其地鹹鹵不可藝植井泉悉是  
惡鹵景德中議遷州時傅潛家在李晏乃  
奏請遷州於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  
無以異於舊州鹽鹵殆與土半城郭朝補  
暮壞至於薪芻亦資於他邑唯胡盧水粗  
給居民然原自外來亦非邊城之利舊州  
之北有安平饒陽兩邑田野饒沃人物繁

庶正當徐村之口與祁州永寧犬牙相望  
不移州於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潛  
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  
官及官當者暮年之後降先品一等叙降  
先品者謂免官二官皆免則從未降之品  
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官當止一官故  
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從見存  
之官更降一等者誤曉律意也



律累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此止法者不徒爲之蓋有所礙不得不止據律更犯有歷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注各謂二官各降不在通計之限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爲一官勲官爲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計乃是其降八等而止予考其義蓋除名叙法正四品於正七品下叙從四品於正八品上叙卽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當若降五等則反重於除名

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雖不用然用法者須知立法之意則於新格無所抵牾予檢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詢老法官無一人曉此意者

邊城守具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牆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爲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爲樓以拒之使壯士交槊鬪於樓



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  
邊臣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  
省恐講之未熟也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  
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斫財兼不憤  
輸錢於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  
者

曹州人趙諫嘗爲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  
控制閭里無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  
盜官司亦爲其羈縻俯仰取容而已兵部  
員外郎謝濤知曹州盡得其凶跡逮繫有  
司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  
姦賊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  
告不干已事法著於勅律

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脚遞急脚遞最  
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熙寧中又  
有金字牌急脚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  
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



及商本作乃

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  
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  
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  
競渡好爲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  
出晏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  
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  
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  
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

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  
文正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  
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  
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  
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  
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  
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旣已恤饑因  
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爲急務運糧不但多費而



勢難行遠予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

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

食日二升二人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食之十八日盡

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

升八日則一夫所負已盡給六日糧遣回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若計

復回止可進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後五日并回程日食四

升并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

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減一夫給四日糧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減一夫給

九日糧後十八日二計復回止可進十六人食日四升并糧

日前六日半日日食八升中七日日日食六升後十一日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糧三

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

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

糧此外難復加矣放回運人須有援卒緣

減且以所減之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食準援卒所費

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

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

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

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



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駝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忠萬間夷人祥符中嘗寇掠邊臣苟務懷來使人招其酋長祿之以券粟自後有劬而爲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間紛爭者至有自陳若某人纔殺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殺兵民數倍之多豈得亦以一券見

給互相計按爲寇甚者則受多券熙寧中會之前後凡給四百餘券子孫相承世世不絕因其爲盜悉誅鋤之罷其舊券一切不與自是夷人畏威不復犯塞

慶曆中河決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



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爲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方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爲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謂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卽上兩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

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爲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胡方定

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未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



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東褒劍等處  
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  
食之又次崖鹽生於土崖之間階成鳳等  
州食之唯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爲錢二  
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  
十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北  
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  
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  
則顆鹽及蜀茶爲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

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爲率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值縣嘗有歐人死者  
處厚往驗傷以糟載灰湯之類薄之都無  
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史也知  
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  
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  
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  
此法

錢塘江錢氏時爲石堤堤外又值大木十餘行

值宋本同高本作  
慎按宋史地理  
志廬州梁本慎  
縣避孝宗諱改  
高本是也



謂之滉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滉柱  
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以爲然旣而舊木  
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爲  
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其  
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爲害柱偉  
長爲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東  
移退數里爲月堤以避怒水衆水工皆以  
爲便獨一老水工以爲不然密諭其黨曰  
移堤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衆人樂  
其利乃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  
萬而江堤之害仍歲有之近年乃講月堤  
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滉柱之利然所  
費至多不復可爲

陝西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  
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  
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  
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勞  
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



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  
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  
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  
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  
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  
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爲利也

河北鹽法太祖皇帝嘗降墨勅聽民間賈販唯  
收稅錢不許官權其後有司屢請閉固仁  
宗皇帝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河北百姓

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  
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闕歡呼稱謝熙寧  
中復有獻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兩朝墨  
勅不獲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竟寢



夢溪筆談卷第十二

沈括存中

官政二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爲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爲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爲



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爲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予元豐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卧石乃胡武平爲水閘記略叙其事而不甚詳具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慶曆中議施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



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施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真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卽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開封府放稅過實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內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

王冀公在幕下曾愛其識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



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曆間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鐵錢六百餘萬貫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爲生徃徃致富者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

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

國朝歲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榷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六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

茶淨利

賣茶嘉祐二年收十六萬四百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雜

費外得淨利十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六

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錢嘉祐三年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五十四萬二千

千一百一十一貫五百二十四四十四萬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

最中嘉祐元年



所收數除川茶錢在外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計

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十

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

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錢六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

一貫三百八十後累經減放六萬六千

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中治平

茶稅錢外會此數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

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為情

理重太平興國二年刪定禁法條貫始

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戶買茶公

于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初行

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

軍始是歲罷諸處榷貨務尋復依舊至咸

平元年茶利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

百一十九貫三百一十九為額至嘉祐三

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官本雜費皆在內

中間時有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



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瑄議就永興鳳翔以官錢收買客引以棊引價前此累增加饒錢至天禧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斗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三分

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御得黃悅茶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議省吏計覆官旬獻等皆決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鄧公參知政事呂許公魯肅簡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閣門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年



算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勅罷茶禁

國朝六榷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百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祖額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其六榷貨務取最中嘉祐六年拋占茶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祖額錢一百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祖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

祖商本作租

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陝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祖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祖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潭建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爲軍祖額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袁池饒建歙江洪州南



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  
三十三斤真州祖額錢五十一萬四千二  
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潭袁池饒歙建  
撫筠宣江吉洪州興國臨江南康軍片散  
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州  
祖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十  
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溫婺台常明饒歙州  
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十  
三山場祖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

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十九  
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茶  
三十萬七千二百十六斤賣錢一萬二千  
四百五十六貫子安場買茶二十二萬八  
千三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  
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五  
十三斤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四  
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  
百三十三斤賣錢三萬四千八百一十一



貫三百五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  
三百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貫  
四百八十九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九千  
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處  
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  
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  
四十二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  
二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二千五百四  
貫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

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  
五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  
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蘄州  
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  
百六十貫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  
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  
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  
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爲額淮南一



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熙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儀滑慈鄭集萬乾儋南儀復蒙春陵憲遼寶壁梅漢陽通利寧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門廣濟高郵江陰富順漣水宣化廢

縣一百二十七晉州趙城杭州南新普州普康磁

州昭德華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貴平忠州桂溪兗

州鄒縣廣州信安陝府胡城河中河西巴州

州鄒縣坊州昇平春州銅陵北京大名涇水莫州

州鄭長梧州戒城邛州臨溪梓州永泰河陽沁水滄州

州饒安融州武陽象州武化歸州興山汝州龍興懷

州臨津道州營道慶州樂華瀛州東景順安

州高澶州頓丘洛州曲周丹州雲巖潞州黎城瓊

州陽舍火山火山橫州永定宜州古陽禮丹汾州

州城舍火山火山橫州永定宜州古陽禮丹汾州



孝延州金明豐太原平隨州光邢州堯山

義延州林延水秦州長達州三山石揚州廣趙州栢平

鄉秦州道達州鼓蜀揚州陵趙州栢鄉

贊雅州百丈祁州澤同州夏嘉州平河南

皇雅州榮經祁州保同州陽嘉州羌河南

洛陽福昌濱州相慈州文城成都犀戎

陽緜氏伊關濱州安慈州吉鄉成都浦戎

州宜綿州高榮州公寧化寧乾寧乾真定

靈壽建寧荆南支江辰州麻陽陳州南桂州簡

井陘支江辰州招化陳州頓桂州仁

永安州雲忻州襄劍門劍漢陽漢恩州

寧安州雲忻州襄劍門劍漢陽漢恩州

清熙州狄河州枹衛州新鄉渝州南號州

陽熙州道河州罕衛州衛渝州南號州

玉果州流利州平許州許岢嵐嵐蓬州蓬

城果州溪利州蜀許州田岢嵐谷蓬州山

山冀州新涪州温閬州晉安復州王潤州

陵延山冀州珂涪州山閬州岐復州涉潤州



夢溪筆談卷第十三

權智一

沈括存中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罾舊自井底用栢木為榦上出井口自木榦垂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榦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



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為小竅灑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榦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嘗有病瘖者為人所苦煩寃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顙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寃獲申此亦可記也

試取叫子含綴合作聲形治本之商本作子

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為誠言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鬪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鷓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



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  
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  
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  
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  
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  
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  
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次青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  
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

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  
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  
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  
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散  
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矣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瑄  
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  
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瑄曰牛羊



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瑄不答  
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瑄利牛羊而師  
不整遽襲之瑄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  
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  
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  
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  
瑄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  
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  
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  
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  
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  
予友人有任術者嘗爲延州臨真尉攜家出宜  
秋門是時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稠  
人中馬驚茶忽墜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  
指城門鴟尾市人莫測皆隨鞭所指望之  
茶囊已碎於埃壤矣監司嘗使治地訟其  
地多山嶮不可登由此數爲訟者所欺乃



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貫爾半爾  
所有之地兩畝止供一畝慎不可欺欺則  
盡覆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所有供半既而  
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責之曰我戒  
爾無得欺何爲見負今盡入爾田矣凡供  
一畝者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犁得隱者  
其權數多此類其爲人強毅恢廓亦一時  
之豪也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籠以問雱  
何者是獐何者爲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  
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  
一偷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  
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生死一日弓手者  
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  
遂曳矛而鬪觀者如堵墻久之各未能進  
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  
汝敢與我尉馬前決生死乎偷曰喏弓手



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  
曾遇強寇鬪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滿口忽  
嚙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搥背後有一壯士  
復與寇遇已先知嚙水之事寇復用之水  
纔出口矛已洞頸蓋已陳芻狗其機已泄  
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  
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  
雷簡夫爲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

度如石大挽石入穴害之水患遂息也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  
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  
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  
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做其規模供造  
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  
壅遏山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  
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



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寇  
 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  
 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  
 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  
 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  
 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為趨利乘勢入不測  
 之城非大將事必有其取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  
 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  
 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

宋本如是此後  
 商本

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  
 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  
 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六宋本作米此  
 與商本同  
 弘治奉天宅使

瓦橋關北與遼人為隣素無關河為阻往歲六  
 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瀦  
 水為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  
 缸置酒賞蓼花作蓼花吟數十篇令座客  
 屬和畫以為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  
 此始壅諸淀慶曆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為



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灤皆以徐  
鮑沙唐等河叫猴鷄距五眼等泉爲之源  
東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於是自  
保州西北沉遠灤東盡滄州涖枯海口幾  
八百里悉爲瀦潦濶者有及六十里者至  
今倚爲藩籬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  
入此殊不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  
水所淤方爲美田淤澱不至處悉是斥鹵  
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集遊民刮鹹煮鹽  
頗干鹽禁時爲寇盜自爲瀦灤姦鹽遂少  
而魚鱉菰葦之利人亦賴之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  
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  
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  
城堞樓櫓甚盛浙帥攜寮客觀之隱指却  
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  
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  
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



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彜指揮使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爲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淳化中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其弟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馳至克胡渡河入延福縣自鐵茄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

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爲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衆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爲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囉瓦城者是也熙寧中所治撫寧城乃撫寧舊城耳本道圖



牒皆不載唯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也  
熙寧中党項毋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  
遣別將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  
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  
城乃易強弓勁弩叢射虜多死遂相擁而  
潰

蘇州至崑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  
病涉久欲爲長堤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  
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蔕芻藁

爲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爲一  
墻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蔕中候乾則  
以水車沃去兩墻之間舊水墻間六丈皆  
土畱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  
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  
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李允則守雄州北門外民居極多城中地窄欲  
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舊  
有東嶽行宮允則以銀爲大香爐陳於廟

汰

宋本賦高本  
畝



中故不設備一日銀爐爲盜所攘乃大出  
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  
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墻圍之其實展北  
城也不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則今雄  
州北關城是也大都軍中詐謀未必皆奇  
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功時人有語  
云用得着敵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誠  
然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

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  
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群  
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  
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甚  
肅祭訖以帷圍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鍾良  
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  
手皆有墨唯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  
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

小說



熙寧中淮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

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



曩之父得幸於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  
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  
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姥譖  
死設祭境上爲祭文叙歲除日相見之歡  
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  
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  
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  
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  
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

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  
能軍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  
甚知之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



夢溪筆談卷第十四

沈括存中

藝文一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  
輶之句文忠以為語新而屬對親切鈎輶  
鷓鴣聲也李群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  
又聽鈎輶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揚雄太  
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



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今秋鶴與飛  
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  
肴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  
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  
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全  
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  
効此體然稍牽強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退之城南聯句首句曰竹影金鎖碎所謂金鎖  
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

則曰竹影金鎖碎可也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  
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箏柱雁相  
挨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  
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  
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  
謂不曾近富兒家

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堪蹂極工而  
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



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  
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  
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  
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  
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  
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  
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

晉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椽後  
漢蔡邕傳作天天是加與速速方穀爲對

又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  
岐有夷之行坊記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  
戴禮君子之道譬猶坊焉夫卦君子以施  
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  
乃以則字爲明字也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  
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  
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  
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



留之子遺我珮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  
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而後歲其有  
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  
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罍鰕鯉君子有  
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  
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  
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  
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云西南  
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  
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  
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  
詩之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  
有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  
其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  
恐別有理也

小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  
人皆盡一生之業爲之至於字字皆鍊得



之甚難但患觀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  
唯爲之難知音亦鮮設有苦心得之者未  
必爲人所知若字字皆是無瑕可指語音  
亦揆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  
更無可諷味此類最易爲人激賞乃詩之  
折楊黃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  
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  
難爲醫也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爲右文古之字書皆

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  
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𣎵小也水之  
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反而小者曰殘  
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𣎵爲義也  
王聖美爲縣令時尙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  
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  
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  
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  
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如何從頭



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爲恨遍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見鬻故書者有一小編偶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多傳之予按摭言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爲凡百篇蓋當時但

傳其詩而不載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載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爲餓殍作孚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飴乃錫耳若作飲食當音飲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回乃是烏喙非烏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雩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繆蓋牧未嘗讀



周隋書也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  
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  
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  
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  
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一犬死奔馬之  
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澁當時已  
謂之工傳之至今

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卽位  
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  
然乃春秋開卷第一義也唯啖趙都不解  
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  
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  
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  
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  
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  
統極爲詳密其叙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  
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



遠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年表注東遷  
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  
世家言東遷却盡在庚午歲史記亦自差  
謬莫知其所的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  
諸集中不載今記於此東來曉日上翔鸞  
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峰  
晴色墮欄干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  
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

安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  
荆公以對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  
王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  
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  
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荆公  
始爲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  
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  
稍有憊而爲者



歐陽文忠嘗言曰觀人題壁而可知其文章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  
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  
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  
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  
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  
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由人  
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夢溪筆談卷第十四

夢溪筆談卷第十五

沈括存中

藝文二

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  
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  
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  
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  
切字之原也如輓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  
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



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  
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  
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  
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降龐  
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  
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  
當商之清剛角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  
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濁茫宮之不清濁就本  
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滂傍博是也幫宮之清

平傍宮清之上傍宮清之去博宮清之上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

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肯止有兩字  
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  
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  
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  
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  
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  
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  
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



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

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厖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發如併



聲宋本作字  
同商本

又商本義

字

反浮金

之類是也攝聲鼻音如欲字鼻中

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

那囉拖婆茶沙囉哆也瑟吒合二迦娑麼伽

他社鎖呼拖

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

奢佉叉

合二娑多

二合壤曷攞多

二合娑

上聲車娑麼

二合縑伽

上聲吒

拏娑頗

二合娑迦

二合也

娑室者

二合佉陀為

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

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九十六

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為之

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

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

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

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

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

世殆不以其為燕人也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

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



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  
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  
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  
犯蹉對蹉音千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  
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二十四格十  
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  
云陪遊馭娑騁織罽於結風長樂鴛鴦奏  
後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宮  
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

類爲傍犯如九歌蕙殺蒸兮蘭籍奠桂酒  
兮椒漿當口蒸蕙殺對奠桂酒今倒用之  
謂之蹉對如白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  
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  
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  
以鷄對楊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  
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  
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  
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  
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  
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  
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六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  
昉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  
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  
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  
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

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  
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  
文蔚天恩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池之時  
兩瓦歛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  
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  
之丸封

河中府鶴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  
出詩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能



狀其景李益詩曰鶴雀樓西百尺墻汀洲  
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隨流水魏國山河  
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卽知  
長風煙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  
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  
千里目更上層樓暢諸詩曰迴臨飛鳥  
上高出世層閣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慶曆中予在金陵有饗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  
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

謝朓撰并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予攜之  
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託以墜  
水今不知落何處此銘朓集中不載今錄  
於此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  
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  
無競嗣德方衰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  
攸啓載驟於獵高闕代邸庶辟欣欣威儀  
濟濟亦旣負宸言覲帝則正位恭已臨朝  
淵嘿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

黃伯思跋海陵志後云  
海陵乃齊世而沈云宋海  
陵王非也又云謝朓撰并  
書而志但云朓立耳沈載  
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海  
文著姓石本云者性嗣海  
方衰石本云方寧牙晚夜  
何長石本云曉夜當以  
石本為是東觀餘論下



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燾夕儷葆挽  
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  
何長

棗與棘相類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  
生痺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束音刺  
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束而相  
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者觀文可辨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  
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

時韓魏公當國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  
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魏公  
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任華  
州推官而卒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蝕四月朔上爲徹膳避  
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蝕百官入賀  
是日有皇子之慶蔡子正爲樞密副使獻  
詩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  
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



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  
陰不見日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  
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  
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  
書生訟於向向判其謀曰禮聞來學不聞  
往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  
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  
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  
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夢溪筆談卷第十六

沈括存中

藝文三

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  
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  
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  
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  
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陝中人謂鷓鴣  
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鷓鴣繩繫其



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  
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  
不知謂之烏鬼耳

和魯公凝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  
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  
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  
獄香奩籛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予有  
香奩籛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  
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述

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  
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未有印記甚完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善爲詩以詩著名卜居  
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  
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  
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蕭灑當世顯人多  
與之游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  
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  
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妙女美色



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  
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  
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  
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曰南  
郭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人謂野也野死  
有子閑亦有清名今尙居陝中

夢溪筆談卷第十六

夢溪筆談卷第十七

書畫一

沈括存中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  
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模  
之相傳以爲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  
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  
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  
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



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  
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  
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  
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  
求古人筆意也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  
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  
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  
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爲

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  
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  
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  
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  
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  
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  
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  
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



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群雄曠代絕筆又歐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爲識畫也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爲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弦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騏初入拍中序卽第七疊也



激擺聲 弘治本  
擺宋本作儼  
此後商本別改

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卽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他曲皆無如撥擺聲之類是也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尺此乃以大爲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爲小理

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輩爲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略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瀉此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謂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棖榭此論非也大都山水之法蓋

瀉宋本作法  
此後商本別改  
弘治本作瀉



筆談  
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  
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  
兼不應見其谿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  
見其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  
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却合是  
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却不知以大觀  
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  
屋角也

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  
此大謬也渠但見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  
圓也又有畫行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  
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劫風不可  
動豈常風能搖哉

古文已字從一從亡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  
義同中則爲王或左或右則爲已僧肇曰  
會萬物爲一已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  
而上達人不能至於此皆自域之也得已  
之全者如此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鍾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嘗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旣久隔素見敗墻

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爲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爲吳無口爲天按字書吳字本從口從夨音非天字也此固



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未  
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  
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從  
束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  
如卯金刀爲劉貨泉爲白水真人此則出  
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卯音酉從金  
如柳駟畱皆從卯非卯字也貨從貝真乃  
從貝亦非一法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本  
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  
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  
子孫遂家焉慶曆中予過南安見奕出其  
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  
以忠臣之後得用仕參軍終於殿中丞又  
予在京師見偓送詥光上人詩亦墨跡也  
與此無異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  
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



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  
中此用筆之法也鈔嘗自謂吾晚年始得  
竭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竭匾之法非  
老筆不能也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畱其圓光當大會中對  
萬衆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  
畫家爲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盡臂揮之  
自然中規其筆畫之粗細則以一指拒壁  
以爲准自然勻均此無足奇道子妙處不  
在於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迹多是吊喪問疾書簡唐正觀中購  
求前世墨跡甚嚴非吊喪問疾書跡皆入  
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  
者所以流傳至今

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  
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  
法卽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  
不相襲者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迴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畫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

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常患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四字合爲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爲一當使乂木几又四者小大皆均如未字



乃二字合當使上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卽不可強牽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唵卽取上齊鉞則取下齊如從未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之良法也

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跡惟樂毅論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



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王鉞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聖壽寺壁爲一時妙絕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爲一坎瘞於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餘其間西廊迎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峰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